



声声有情 心心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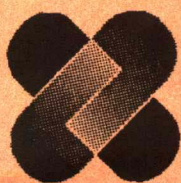


心灵之约

——东方月和一百个听众的故事

杭州出版社

NGZHOU CHUBANSHE



心灵之约

——东方月和一百个听众的故事

XINLING ZHIYUE

西湖之声丛书

◎东方月 编著

◎杭州出版社

特 约 编 辑:非·夷

责 任 编 辑:晨 钟

封面设计、插图:东方月 李 莎

心灵之约

——东方月和 100 个听众的故事

东方月 编著

出版发行:杭州出版社

(杭州跑马场路 97 号 邮编:310013)

印刷:余杭市人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8

字数:17 万

印数:5001—70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633-061-5/G·35

定价:12.80 元

引言

关于《心灵之约》

东方月

5年前，也就是1992年的12月，在我记忆里是个非常冷的冬天，经常下雨。那时“西湖之声”还没有我的节目，我每天所做的事是播放厚厚一叠唱片。在电台一楼临街有一间小库房，扫干净摆上一张桌子便成了“听友接待处”。我在一张大红纸上用功地写了“心灵之约”四个字，用浆糊贴在一块黑板上，竖在门口。傍晚，“接待处”的小潘一脸歉意地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来预约。“大概是下雨吧。”他好心地说。

就在准备关门的时候，停下一辆自行车。来人没有脱掉雨披，他要过一张纸就写起来。“小青：生活中不时要我们放弃些什么，追求些什么，重要的是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胸怀和心态，……我将永远为你祝福……”

这是12月6日，“小青”成了《心灵之约》第一个被祝福的人；《心灵之约》在这天得到了她的第一份预约；而我的第一位听众，我始终没看清。只记得雨水滴在他的眼镜上，他只询问了播出时间，宽厚地一笑。这一切，我难以忘记。

编写这本书时，我的柜子里已堆积起15000封听友来信。所走过的5年光阴，积满了阴晴雨雪。《心灵之约》



最初是在早上8点到9点播出，一些人匆匆上路，一些人尚在梦乡。新鲜的阳光常斜斜地铺在播音室窗口。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会在醒来时顺手按下枕边的收音机。而此时我是在播音室里，一同让明亮晴朗的乐音拨响新的一天。

电台作过几次大的节目时段调整。第一次，《心灵之约》由早上挪到了中午12点半。在火爆狂热的娱乐热线、股票行情之后，“爱的罗曼史”敲响了午后的心灵之门。后来有听众写信说，每当听到这支开始曲，就觉得是跟随身披白袍的我来到了世外某处，在溪边洗去一身尘土，静听笛音缭绕，然后讲一段自己的故事作为交换。短短45分钟后，重整战袍，朝着尘世方向策马扬鞭而去，翌日再来。这“白马侠士”给了午后《心灵之约》一个有趣的说法。今天，当这本书面世时，不知大侠身在何方？

我和大多数听友都不曾谋面。除了1994年10月的一天，我们在一个现已拆除的娱乐城作了一次面对面的约会。那就是《心灵之约》的第二次改动，暂时把节目与“温馨预约”栏目合并为晚间8至9点档的《星夜回旋曲》。那次聚会中，我见到了许多只闻其名的热心听友。自发前来的人们挤满了会场，我见到了戴眼镜的他和得到第一份祝福的女孩小青，——她竟已成了他的幸福的新娘！暂别《心灵之约》，会场荡漾着“爱的罗曼史”的旋律，我始终忍着内心的酸涩，和面对一张张真诚热情的面孔时深深的歉疚。一直以为是我每天在付出，事实上一直在得到的，却是我。无邪的信任，毫无企图的爱和不求回报的真情，我拥有得如此丰富。

书分六辑，包含了由《心灵之约》的“来信故事”、“一曲难忘”，以及后来的《星夜回旋曲》节目中的“城市

故事”栏目所选编成的四个部分：“城市故事”、“家的故事”、“与你同行”、“清茗人生”；从《温馨预约》栏目中选编的“空中祝福”，收录在“爱的箴言”一辑中。每一部分我都加了一些小小的引语。另外我把近几年我为节目写的部分文章编在最末一辑“听我的歌”，记录了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我所经历的心灵轨迹。

从5年15000封信中选择“一百个听众的故事”，真感到了纸短话长。尽管对一些原作作了删改，但基本还是保持了它们的原来风格。由广播稿而成文字，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位是专业散文作家。在此请求各位读者的宽容。我们能读到的，只是以最朴实的方式记录的最真实最平常的故事，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关于署名，则尊重当初的来稿。难免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朋友们谅解。

如今，《心灵之约》因着所有听者赋予她的生命力，已再次复出。在晚间10点，我们又能相聚在调频105.4兆赫。只是，许多老朋友已远离了这座城市，无从寻觅。但正如一位曾在杭州读过4年书的听友所说：曾拥有过，即永远打上了时光的烙印。

感谢时光，感谢“西湖之声”，让我们拥有。感谢曾替节目作过主持的我的同事丛林、姚洁、肖方、斗斗，及远在美国的亚红。感谢杭州出版社，还有我的母亲，她曾用了最原始的方式，一字一句替这16万字抄写了第一稿。

1997年7月

目 录

引言：关于《心灵之约》 东方月 (1)

城市故事

城市故事 (3)

外面的世界 (6)

儿子在美国读小学 (8)

初到德国 (10)

人在旅途 (1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4)

出远门的日子 (15)

街头的歌谣 (17)

老井的主人 (18)

闹市清闲 (20)

路遇 (21)

风雨同路人 (23)

关于一条街和一个女孩 (25)

打工者，你快乐吗？ (27)

打工散记 (31)

雨夜旅人 (33)

被城市需要着 (35)



赚哥哥	(37)
-----------	------

家的故事

家	(41)
老爸与他的小朋友	(43)
两口之家	(46)
手	(49)
失落的承诺	(51)
妹妹的选择	(53)
舅妈，你在哪里？	(55)

童年断章	(57)
第一次“打工”	(61)
黑木耳趣事	(63)
第一站	(65)
面饼	(67)

与你同行

永恒的主题	(71)
分手	(73)
第十二次邀约	(76)
故事	(78)
雨别	(80)
浪漫与悲哀	(81)
傻人日记	(82)
“Do You Understand?”	(85)
油菜花开的时候	(87)

我不必接受这把伞	(89)
路桥追梦	(90)

一起走过的日子	(92)
班长的呼噜声	(95)
钥匙的约会	(98)
老师	(99)
与你同行	(101)
约	(103)
致阿磊	(104)
生日	(107)

麦琪的礼物	(108)
爷爷的毽子	(110)
宽容	(112)
没有做成的礼物	(114)
生命的礼物	(116)
贺卡的思绪	(118)
最好的礼物	(119)

清茗人生

话题幸福	(123)
牵挂	(125)
幸福的震撼	(126)
看得见的幸福	(128)
相伴一生	(129)
退一步	(130)

闲情	(131)
听雨的懒猫	(132)
人在无聊间	(134)
骑快车	(136)
音乐，穿过心灵	(137)
歌的颜色	(139)
注定作棵平淡的草	(141)
周末的“双柯”聚会	(143)
平淡的美丽	(145)
你先笑了吗？	(147)
平常心	(149)
故事里的歌	(151)
献给爱丽丝	(153)
梁祝	(155)
Unchained Melody	(156)
永远的遗憾	(158)
红梅赞	(159)
最初的誓言	(161)
男人的歌	(163)
我喜欢的歌：《牵手》	(165)
滚滚红尘	(167)

爱的箴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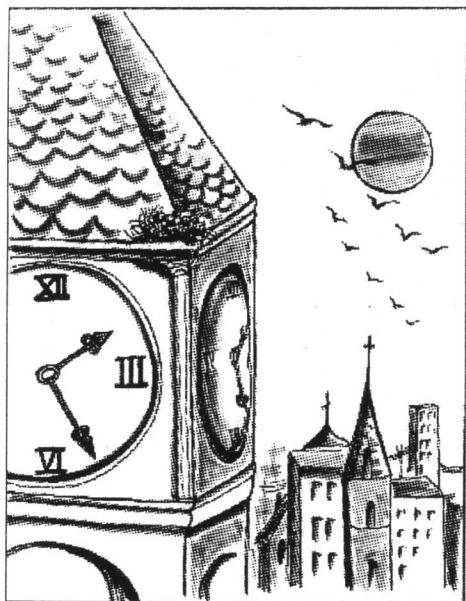
寄情远方（八篇）	(171)
关于留言	(190)

外公外婆的情人节	(192)
强扭的瓜不甜	(193)
军人的告别	(194)
妻子两岁半	(195)
做个快乐女人	(196)
我会去看你	(197)
爱你没商量	(198)
谢谢你，爸爸	(199)
愿天下孩子都平安	(200)
独特的乐趣	(201)
姐姐，想你	(202)
爱的箴言	(203)
今天不送你	(204)

听我的歌

缘在 105.4	(207)
圣诞快乐	(209)
生命的节日	(212)
一次失落	
——答听友《第一次失落》	(215)
做一枝心安草	
——给“丑丑”的信	(217)
那些等待缘分的日子	
——致听友“虫”和与她一样“孤独无助”的人们	
.....	(219)
真的假的	(221)
怕蟑螂	(222)

苦瓜	(224)
那个冬天雪还不下	
——记工作室在招待所的日子	(226)
纸伞飞满天	(229)
现在已是明天	(232)
秘密	(234)
梦想天堂	(237)
门	(240)
大哥	(242)
重酬	(244)
心灵之约	(246)



CHENGSHI GUSHI

第1辑 城市故事

城市故事

深夜站在窗口，视线内是重重包围的楼房。黄的灯光，灰的灯光，或明或暗，蜂窝一般紧紧排列。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话：

城市是一部制造故事的巨大机器。

在这些看似一样的窗里，每一格都隐藏着一个丰富的延续的秘密。这些秘密被演绎成无数故事。在我终于本能地拉紧窗帘的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拉上的，其实是一道幕布。

除了演员，观众永远走不进舞台背后。

最近听说一件事，有一家三口在冬天夜里开热水器洗澡，因门窗紧闭而中毒。面对已瘫软在地的父子，妻子以最后一丝力气爬到电话边求救。可叹的是，救兵来了，这家的的大门却被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地反锁着。屋里的人已昏迷，屋外的人却砸不开那坚固的保险门，最后是冒险从四楼阳台爬进去，才救了他们的性命——所幸阳台门还未锁上。

这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事件。锁，究竟为现代人“保险”了一些什么呢？听老人们说，过去家家户户是不用门锁的，只插一根门栓杠子就可以。而今锁越装越多，越装越“保险”，可是却让城市人感到越来越不保险。

我们的直播室临街那一面是块大玻璃。每每坐于这间“看得见风景的房子”，俯瞰车来人往，我便产生一种遐想：假若城市中所有的墙都是透明的，从空中看下来会如何？——在方方正正的格子里，人哭，人笑，在属于自己

的那一小格中忙忙碌碌地开着这扇门，锁着那扇门，演着一幕幕无人喝彩的剧目，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墙之隔的距离。每人手中都捏有一串大的小的铜的铝的叫作钥匙的东西，在房子与房子之间，门和门的缝隙穿梭成每一天的生活。

走在城市街头，彼此匆匆相遇，匆匆告别。管不及你姓甚名谁，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你正快乐着还是忧伤着？个人空间越来越小了，个体意识却变得越来越强；周围的声音越发嘈杂，内心却越发孤独。但是再无家可归的人，也有着这样一幢私宅：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按时下流行的说法：“两房两厅”，随身来去，这才是每个人最固定的房子，也才是所有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只是，不知那里是否也挂着几把锁？

有次在文化中心偶遇一对老夫妇。当时我正坐着休息。那老者坐过来，指着不远处两个孩子说：“那是我孙子和外孙女！”我环顾四周，并不见有其他人，意识到他是对我说的，便模棱两可地“噢”了一声。没想到那老者竟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女儿比儿子小，外孙女倒比孙子大几岁，女儿结婚总要早一些！”正说着，老大妈也坐过来，争着侃起他们的家事：儿子如何开饭店倒闭，女儿怎样学开出租车，这两个孩子又如何由两老一手拉扯大，从三个月起，不，好像两个月……

锁被打开了。一屋子的故事尽情释放。

陌生人啊，因为陌生，我们防范，也因为陌生，我们才倾诉。在不设防的此时此刻，我是一名观众，被邀请加入别人的情节。无须名姓的观众，无须名姓的演员，在这热闹的都市里，我们真的是孤独的。有时，全部的需要仅仅只是一名

听众！

之后，每次锁好一道道门，走进那间“看得见风景的房子”，打开音乐和话筒时，我总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我是在走进一些陌生的门，走进一些尘封的屋子。在那里有着一些没人看的戏，有着一些无人聆听的、或只想说与陌生人听的故事。而此刻我正在做的，也只是开启另一把锁，让这些普普通通的故事带着平和的心跳走进这本小书的每一页。